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八佾第三

鹿伯順曰此卷皆是微言彊半挍本之論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季氏初心亦須知其爲不安然便自忍而用之卽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葢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弒父弒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藐君父之心

周理衷柄中曰季氏集解以爲桓子案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十五季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將無所不爲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趙格菴順孫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范氏就制度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

管異之同曰左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悪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舉逆臣而發警當時之瞶瞶者

用誥謹案此用容忍之說義本於邢疏劉楚楨曰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胥以相忍爲國者也後漢書荀爽對

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
凡聲辠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管說
合
黃薇香曰忍從刃從心取芟絕之義芟斷以犯義是
爲幾忍國語楚語所謂彊忍犯義者也經中言小不
忍言不忍人之心皆言不棄絕人也義正同
王船山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使魯祀以天子之
禮而樂用八佾其後魯祀羣公皆僭用之季友以有
功於僖公遂與公室相亢立桓公之廟於私家亦因
而僭用八佾焉卽以祀其先大夫亦備其舞習爲故
事莫之能改乃其專國逐君之惡皆自此而開之
劉楚楨曰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

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末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悲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左隱五年傳攷仲子之宮將萬問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羊穀梁傳竝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

侯國用六佾為僭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杜預注左傳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為列服氏之義實為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為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於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爵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

毛若人士曰魯僭八佾殆於隱公春秋隱五年書攷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葢仲子者隱之父妾既隆其父妾則必更隆其先君苟此六佾惟祭羣公用之今隱既以是尊仲子瀆使祖考等於妾媵之理其復崇諸公加六爲八可知

案季氏僭用八佾由於魯君僭用天子之禮樂此謂魯僭八佾起於隱公以公羊傳爲據亦一證也

三家者以雝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饒雙峯魯曰上章舉其僭此章譏其瀆知惟其瀆知所以卒意妄佗以取僭竊之舉上章言其不仁此章言其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瀆禮瀆義

馮厚齋椅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僭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佗於奇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焦廣期曰是可忍也忍不仁也以雝徹雍知矣佗本心既亡悖理害義而不能知不仁則不智也故有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說

陳心叔士元曰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雝賈疏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雝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耳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

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朱子語類人傑錄 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旣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

又燾錄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存得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此天理便與禮樂不湊合曰是若人而不仁空有周旋百拜鏗鏘鼓舞當不得禮樂

又南升錄 問仁者心之德也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即心之德也若

天理不亾則見禮樂本意皆天理中發出自然有序而和若胷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爲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其自見得無序與不和曰是如此又時舉錄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

陳安卿曰仁者之心純是天理其從事於禮樂莫非天理之所流行著見故玉帛所將皆吾之敬鐘鼓所發皆吾之和與禮樂祗是一物不仁之人則本心亾而天理滅敬本無有雖欲用玉帛以將之而莫之能將和本無有雖欲用鐘鼓以發之而莫之能發便是

禮樂不爲之用而無如禮樂何身與禮樂判而爲二矣

薛敬軒瑄曰祇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鹿伯順曰人祇爲此惻然生意難以欺誠遂做出禮樂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之儀節皆是摹寫其心之不能自已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何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朱子語類廣錄問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祇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

有末

又時舉錄問禮之本曰初間祇有儉戚未有文儉戚是根有此根然後枝葉發出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者儉又不類曰儉亦非故意儉初祇有汙尊抔飲之類問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

又僩錄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言吉禮下句專指凶禮然此章大意不在此此孔子是答其問禮之本然儉戚亦祇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得中恰好處

又卓錄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它冠婚祭祀皆是禮

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黃勉齋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假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用誥謹案蔣說本字即精義中程子尹氏近本之本

王船山曰黃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自所以
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戚
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
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
之本祇見人之爲禮皆枝梢生出儀文而意禮之必
不然固未嘗料量到大本之中夫子於此若說吾性
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語既
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
自非德之既修而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開無忌憚
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較量先後則始爲禮
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儀文但戚而已
有喪紀本末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

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務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人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豈如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録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録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道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葢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

於本也　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辭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遂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大本得之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

用誥謹案船山蓋即程子尹氏近本之義推言之集注所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義得此益明

又曰今夫人貿貿然役己勞人以爲禮莫知其將以何爲也則唯奢之有以侈其心也貿貿然役己勞人以治喪莫知其所以必然也則唯易之有以分其情

也故欲知禮之本則與其奢而不知儉也甯若儉而不期於奢也有是心而備是物萬一物不足而心有餘則卽此有餘之心歉然若不足而因媿以生敬者於此而求之禮之所爲必備物以將敬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禮亦唯是惟恐其敬之不伸而爲盡之目故可豐也可嗇也皆自此而酌之也其於喪也則與其易而怠戚也甯若戚而未能易也有是情則喪是事萬一事不具而情愈哀則卽此愈哀之心怵然以引咎而因悔以益慕者於此而求之喪之所爲必慎事以甯悔者可見矣夫先王之制喪禮亦唯是惟恐其心之有悔而爲盡之目故必誠也必信也皆以此而致之也若其但爲奢也則將謂物已備而可以爲

敬敬心弛矣但求易也則將謂事已治而可以無悔慕心釋矣則無怪乎終日爲禮而愈離其本也

鹿伯順曰天下事實意爲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僞耳老子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得爲薄無本則薄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陳定宇曰諸夏所以異於夷狄以有君臣上下之分爾今居中國亾人倫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胡雲峰曰上文曰忍曰不仁是無人心矣無人心所以無君天理其殆滅矣乎

蔡虛齋 淸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季諸侯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意朝於周王者彼

時尙謂有君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語類時舉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其屬我故我得以祭若不屬我則氣不與之相感如何可祭

許白雲曰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爲之旅泰山若代魯君行禮目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

而自欺也

汪雙池曰凡僭竊一由於侈欲一由於僥福侈欲僥福之念動則本心迷亡本心既亡則亦何所不至哉而不知人有定分事有定理初不可以毫末假借也故季氏之舞八佾侈觀聽也然八佾實天子之禮與季氏何與是舞之無益也季氏之旅泰山以僥福也然泰山乃魯侯所祭與季氏何與是祭之無益也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啟之者亦深切矣

黃薇香曰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望者泰山河海也此魯之望祭及泰山也季氏欲旅之者爾雅云旅陳也陳其祈禳之事欲其消禍致福也周官有言旅四望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

四望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陳用之曰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言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冝季氏之旅仿舊禮而僣行之爿有不能救者禳禍祈福儌幸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劉楚楨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雝同是僣天子夫子謂爿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朱子論語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爲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諸家失之是以徒爲紛紛而其說愈不明耳

陳羣之墀曰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

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

胡雲峰曰夫子嘗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喜勝之心但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故欲觀君子雍容之氣象當先觀其心

張楊園曰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彊也反己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李二曲曰世人多事多起於爭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退不伐夫何所爭惟是見義爭為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為君子如斯而已若徒以血氣相尚直小

人耳即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氣時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爲有道之君子

許白雲曰射必有耦天子六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

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
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
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黃薇香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二句當連讀言射
為爭之所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四句當
連讀言有揖讓而爭不失為君子也此節之文夫子
欲以揖讓教天下目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亦是
揖讓之禮行乎其閒聖人之重禮如此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朱子語類柄錄聖人豈必待弟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

然聖人胷中道理要人叩擊則亦要以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王方麓曰曰禮後則見有爲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有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朝廷之禮以至黹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爲國之讓皆是也要此則禮不虛行猶要素則繪將安施也

孫夏峰曰後之一字是子夏捌語夫子捌問故曰起予夫後之爲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末生於本然不可離本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方可與言詩

汪雙池曰子夏問詩夫子說詩而又許子夏可與言

詩逸章自以詩爲主然禮後一語觸發甚深故記者並其問荅之全而記之實是注意此句不祗見子夏善言詩也此篇中如不仁如禮何奢儉奢戚多是此意

全謝山祖望曰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攷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攷工不引禮器其解攷工亦引論語至楊龜山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未知他何折衷曰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葢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其有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

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攷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污故必俟諸采旣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矣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龜山知其非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朱子旣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攷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攷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攷工又別爲一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陳器之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臆說也

金仁山曰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知之而曰能言之此葢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葢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目雖當時二代之禮亾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

蕉廣期曰觀聖人告顏子爲邦之言則知此章欲存
夏殷之禮意甚深遠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輔漢卿曰僭祭之辠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
懈怠之失雖小然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病不可不
有以箴之聖人於人旣往之失常有覆護之意方起
之病常有拯救之心此天地之心也
孫夏峰曰不欲觀三字甚隱感慨蓋學禮之人自不
容不在禮上留意或曰須見周公制禘仁孝懇切周
室治平恐該於此後王僅循故事衰微之象兆於廟
中聖人履霜知冰語氣愀然當是歎周不徙責魯
秦味經蕙田曰周禮大宗伯宗廟六享皆重肆獻祼

饋食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禘則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見於大傳祫則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見於公羊傳義本粲如自春秋時魯禮上僭王章下替聖人系書用彰其失漢儒不逹準魯推周各據所聞著爲傳記紛淆始矣鄭氏推衍注釋罔有定見先儒譏之亶歷後代奉爲典章諸儒發難同異遞起至唐陸氏據大傳以釋禘據公羊以定祫宋儒朱子一遵其說然後康成之盤叢擬剔菑餘而大宗伯之六祭昭如日月矣

又曰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祠禴嘗烝四時之正祭也追享卽禘祭取追遠

之義故名追享朝享即祫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有朝之義故名朝享以其間於四時正祭之中故名四時之間祀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陳牲也獻獻酒醴也祼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肆獻祼以禘祭言饋食以祫祭言蓋追始祖所自出尤以祼獻爲重祫則陳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尤以饋食爲重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伯循謂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謂禘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及始祖二位不及羣廟之主是也故字從示從帝禘者天子享帝之祭也諸侯不敢

祖天子惟王者可以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所祭者帝故曰禘乃天子之禮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蓋毀廟之主藏於太廟之夾室故出而陳之未毀廟之主皆在各廟故祝迎之使升於大祖而合食焉祫有時祫有大祫時祫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大祖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公羊所云則大祫也天子有禘有祫諸侯無禘而有祫

胡竹村培翬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始祖也王者立七廟祭始祖而下又推而上之以及於始祖所自出故其祭爲特大而諸侯不得干焉爾雅曰禘大祭也言宗廟

之祭莫大於是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注自外來曰升蓋時祭各於其廟又不及毀廟祫則已毀未毀廟之主皆聚食於大祖廟故其祭特取義於合王制注祫合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是也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之著於經而各異者也

又曰問鄭氏注喪服小記及大傳俱以禘爲郊祀天謂祖之所自出者感生帝靈威仰也今以爲宗廟之祭其義何據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又云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知皆說宗廟之事與祭

天𢛁涉儀禮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據其文由禰由祖由大祖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明皆一本之親非指天帝審矣趙氏旹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說最是如周人以稷爲始祖嚳爲稷之所自出故周人禘嚳

虞夏禘黃帝殷禘嚳亦然

又曰禘字義以爾雅禘大祭也之訓爲正葢祫祭與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故爲大祭張純何休訓諦說文云禘諦祭以其祭遞遠故有審諦

之義賈逵訓爲遷後人本其說以爲由親廟祧廟毀廟而遷及睘義亦得通

又曰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周公制禮以祠禴嘗烝爲時祭每歲舉行而禘則追其祖之所自出祫則大合羣廟之主其典爲特隆故必待三年五年而後行此斟酌簡煩之精意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氏所據何休公羊亦同許愼說文解字云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儒多依此爲說葢必有所受之也至禘祫之時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飮食說得其正

夏心伯炘曰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

定偏校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一語及天祭洽禘祫郊上自嚳及稷立文順而下之宅經則皆郊祫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爲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書非左傳可比即禘郊不過繭栗亦亦與爾雅旣伯旣禱馬祭也從御不驚輂者也同一文洽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爲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爲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

又曰禘有二有禘所自出之禘有四時之禘大傳小記論語爾雅所載祭所自出之禘也王制祭統祭義所載四時之禘也周以前天子有祭所自出之禘亦有四時之禘其四時之禘或屬之春或屬之夏記禮

者禘引不知塙爲何代矣諸侯僅有四時之禘祫祭所自出之禘所謂不王不禘也周人尙文因王者有祭所自出之禘不應時祭復與之同名故改云祠禴嘗烝周禮爾雅詩天保所云是也因諸侯祫祭所自出之禘故春礿夏禘秋嘗冬烝仍而不改左傳所云烝嘗禘於廟寡君之未禘祀祭統所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是也其諸侯所以不改者猶之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而諸侯仍用殷制大學在郊小學在國也惟魯僭用天子之禘其時祭遂不與它國同名明堂位所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僭用天子之祭也又曰夏礿秋嘗冬烝與周同時祭之名非猶諸侯之用舊名

也經典中禘名鍇出諸儒紛紛爭論不已以此求之若綱在綱如裂挈領矣

又曰大禘止於天子時禘逮於諸侯祫則通乎大夫士大傳所謂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士虞記亦云謹薦祫事是也士虞之祫非合昭穆之禘者祫然亦見其名通於士

於始祖之廟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祫者毁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亟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爲亟主目斯禘祫之義也禘於周禮謂之肆獻祼又謂之追享祫謂之饋食又謂之朝享合而一之則周禮不可解矣蓋禘尊尊也故不王不禘祫親親也故逮乎大夫士禘從示帝聲形聲

兼會意四代自出之祖爲黃帝帝嚳故從帝蔡邕[illegible]說又
帝諦也說文禘亦有審諦之義故時祭兼有之祫從示
從合會意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說文大夫士廟數
雖少合祭則同故亦有時用之
王船山曰禘之爲言諦也所以諦審淵源而大報本
始也祫以祀受命之祖天子諸侯之達禮而天子復
推崇及遠祀其所自出之帝於大祖之廟爲西鄉之
尊而大祖配之不王不禘者所以立義而定分祫達
於士者所以推仁而逮下仁義之並行而不悖也
又曰禘以上治而統祖宗以下治而統族二者相爲
表裏皆禮之大者大傳發明其義故謂大傳禘祀之
禮昉於虞而備於周宗子之法殷惟有小宗而周立

大宗蓋周先王以親親爲政教之本仁至義盡其道尙矣自周之亾秦蔑典禮禘祀不行而宗法廢漢氏以後雖有欲修明之者而得姓所由莫可稽攷故或依附失實抑或懲其妄而姑已之惟宗之亾而致禘不可行然後知先王肇修人紀之意至深遠也

馬贊與端臨曰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縣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張橫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皆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尊云云卽此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

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
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
至斬關伦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
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
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乃知宋魯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
客亦用之矣

秦味經曰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
其文出於戴記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終不
敢謂事之必誣蓋報功崇德之意隆非此不足以自
愜而不知其爲僭端之始甚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
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

素用天子之禮樂遂有宰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葢是時王室之勢雖弱故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莫敢有顯然上干王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如王孫滿距楚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亯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葢猶辭嚴義正其氣足以奪僭奸之魄況魯號稱秉禮周公之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禘尚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其衰之歎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即及郊禘尤不然矣馬氏謂杞宋因天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於郊祀魯亦因其用天子之禮樂而竝效杞宋之尤葢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僖公數從伯討

遂爲望國行父請命於先史克作頌於後至三十一秊而卜郊見於春秋閟宮頌及皇祖且爲之徵辭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明著此禮之始於僖公而僭成之一大證據也不然何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隱桓莊閔及僖三十秊以前無一筆及之邪若謂魯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不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前此卜必獲吉而鼷鼠必不傷牛邪無是理也是魯之僭郊其作俑始於成王其見端由於魯惠其蔑禮成於僖公無可疑矣

胡竹村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明不得及於羣廟魯之初秊但用禘禮以祀周公而其後羣公之宮亦僭用之故有禘於莊公武公襄

公僖公之事然所僭者禘禮禘樂至追祭配祖如大傳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則止於太廟而羣廟不及焉故夫子特書禘於太廟以著僭禮之始若閔之二年書吉禘於莊公以其未可以吉而舉吉祭故特書吉以示譏蓋僭禘禮樂於羣公其過小僭天子之禘祭其過大過小者可以不書過大者不可以不書使閔之二年非喪未畢而行禘禮則亦不書之矣故禘於武公襄公僖公皆不書禘至文二年書大事公穀竝以為祫左氏亦未明言為禘則杜注之誤也定八年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又云辛卯禘於僖公自是兩事杜注以為於僖廟行順祀亦非也宣八年書有事於太廟昭十五年書有事於武宮皆為仲

遂叔弓之卒而書杜注以為略言有事者得之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而祭統云大嘗禘以嘗與禘迹言者蓋魯祀周公以禘禮常於嘗祭行之故云大嘗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者著始賜禘之月禘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然春秋嘗行之故魯頌言秋而載嘗用白牡犧尊也與天子五秊一禘之禮於時祭外別為一祭者亦略有異

惠半農士奇曰獻之屬莫重於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言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爵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稍慢怠也

陳心叔曰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祫十日典瑞共灌鬯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

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卒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卒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焉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饋饌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朱子語類錄木之　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之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

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

又安卿錄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大祭其中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矣僩亦自易曰恐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祭統中說祭有十倫子細看方知非空言

又賀孫錄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祇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難者

黄勉齋曰祀先之禮無非報本也追遠也子孫不敢忘其所自來而祀以報之是謂報本思其祖父亡矣遠矣不可復見矣而追以祀之是謂追遠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理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實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知莫能行也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非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

金仁山曰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解不費而義明

陸稼書曰看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句覺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汪雙池曰報本追遠及始祖而更及始祖所自出淡遠固也然先王制禮猶有深意非祇此也大槩士庶祭先而士亦得事其祖於禰廟士庶壅遠量祖父皆身所逮事而已自大夫以上分益尊而追本益遠則由祖父而推祖父之祖父上之以隆其孝思即下之以廣其德意不但以尊故殊異之也別子爲祖有功德者世其國家則子孫祀之以爲始祖上之以報功

者下之以志一本也士庶則亟及始祖之文矣然別子不奸於宗故殷之祖契周之祖稷不及帝嚳支子不祭諸侯不祖天子帝嚳大宗有唐所世守定也及既有天下則天子爲天下大宗天子得祖天子故得奉其始祖以追紹於大宗之統而禘祭由是立焉此所以禘嚳而稷配之也然統雖可紹於大宗而祖終別子也別子之爲祖已久則安得更奸於宗而又立帝嚳之廟是以帝嚳不廟而追享於始祖之廟又不同於始祖之時祭而五季𨳝祭之愼之至也夫不忘所自出廣仁孝也紹於大宗大一統也追享於始祖之廟明一本也愼之至者辨萬殊也然則祭所以報本追遠也而報本追遠之意又孰有深於禘者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朱子語類 南升 此弟子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閒也

又 安卿 問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祇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

則凡事皆有𢘃誠則凡事皆𢘃如祭祀有誠意則幽

明便交𢘃誠意便都不相接

胡伯量泳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

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

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

有其神

陳定宇曰范氏有其誠之誠指實心言非但指實理

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

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

鹿伯順曰㒳如在是爲禮之敬即自言其意可想夫

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爲既灌者寡

矣當因之深省

黄薇香曰祭統曰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然則祭而不誠皆疑於其義者耳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或在以㳒施民以勞定國下逮蜡之迎猫迎虎饗農及郵表畷之屬皆為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於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聖人之知其說而將之以敬也正與上章互相發矣

用誥謹案聖人之道不外誠明集注以誠言

此以明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惡所禱也

朱子語類南升錄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祇有一正當道理稍逆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惡所禱而免其罪也猶言逆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與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孫謝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又錄問獲罪於天集注曰天卽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主宰卽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上面有道理主宰

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眞有三清大帝著衣服
如此坐耳
眞西山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
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竈之非但言獲辠於天無所
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
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
之於權貴非逢迎苟說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
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
此非勉彊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
平氣和則庶乎其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人
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李二曲曰君當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難以對天況媚

權臣乎王孫賈以媚君得權又欲孔子媚己以取位小人肆悪忌憚不知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自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提醒權姦之心

崔東壁述曰注云天卽理也逆理則獲辠於天矣說者云天者上帝之偁以理爲天非也案集注凡正釋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卽某也某猶某也皆非本字之義乃推明其義使人易曉耳葢天冲漠無朕獲辠與否無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但有悖於理卽獲辠於天非謂理爲天也

王已山曰天卽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爲天實則夫子當日對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而言壓倒奧竈何等明威有赫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行媚卽此行險

僥幸之心本以求福反為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而
小人之所寒心者也大全載朱子說獲辠於天祗是
論理之當否非論禍福愚謂此祗合在聖賢分上說
蒙引云獲辠之辠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
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此言似不得以異乎朱子而
廢之

用訥謹案世人惟不知天即理故敢為逆理
之事而不懼朱子以逆理為獲辠正提醒人
心最切處語類曰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又
曰其主宰即謂之帝何嘗空以理言天耶

姚惜抱曰蠶塲先生說曰鄭康成注月令引中霤禮
曰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

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由是言之迎尸祭於奧之祭在後而祭主於竈陘在前與其媚之於後不若媚之於先仕於衛者與其從于於衛君不若先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爲得也竈之祭乃祭宗廟熺爨饎爨之竈非日用烹飪之地故在廟門外而奧爲廟門外之西屋以鄭引中霤禮推之蓋祀戶及中霤迎尸祭於室之奧祀竈及門行迎尸祭於門西之奧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輔漢卿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冓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汪雙池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非文采華麗之謂此實贊周禮非文勝之文並非尙文之文也故接曰吾從周從周者心服而躬行之非從奉法制而已也

黃薇香曰文謂禮文也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朱子文集答呂子約問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愼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曰以石慶

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毎入而毎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蔡節齋淵曰聖人聰明叡知固無所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者聖人苟此末之見安得而盡知之若已講論討究知禮之器物與夫登降拜跪之節及今方見之亦須復問然後爲審也

薛敬軒曰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王船山曰每事問卽非不知亦必有所未信從好古敏求得者若未手拊而目擊之終祇疑其爲未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若已知已信而故作謹愿之狀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祇要斡旋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僞關頭早已鶻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淺深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

又曰蓋或人者見禮於文物而不見禮於心則以苟習其文爲禮而又以驕矜之氣臨之故於聖人之愼也而疑焉而不知挾一自是之心以臨乎幽明上下之際其不敬莫大焉夫子問之恐其敬愼之心不傳

則天下不復知有禮意故自明其意

閻百詩若璩曰鄉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偁集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惟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廟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啾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爲子入

大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

雷介菴曰子入大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祭之

前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夙興入廟太史執

禮書以次位常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

禮曰辨事者攷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

王己山曰是禮也祇明每事問之爲禮耍不爲知字

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

是不可自我含胡見夫子之言有關世教不小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

不顧射得淺中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未必皆勇敢

之夫以貫革爲賢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有人體

而心正持弓矢審固其禮容可取則不責其貫革此
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
姚愷抱曰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
者也古者與賓客燕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
之侯則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布侯中畫獸天子之
侯畫熊諸侯之侯畫麋大夫之侯畫虎豹士之侯畫
鹿豕此君與其臣燕射所用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
王以燕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爲質設於
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宮之禮
蓋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尚乎武
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
者皆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

可謂之主皮之射皆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
故其義稍取乎力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
賓燕之禮尤尚文焉故第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
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而已若
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國中賓燕之
禮無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
禮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者蓋鄉大夫於
三年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
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無傑士焉故復以鄉
射之禮詢衆庶以廣取之曰衆庶則非士也曰以鄉
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
常制夫士有拳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

不選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牛兕犀可用爲甲者之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變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衆庶之法此尚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

用詁謹案周禮鄉大夫職鄭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注儀禮鄉射禮記云不主皮者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

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案據鄭注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據引尚書傳是鄉大夫用之以詢衆庶外鄉大夫又用之習射於澤宮二者皆非禮射之正又案鄭云不主皮者不待中爲雋非也禮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又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又曰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經傳言射未有不主於中者如鄭注儀禮記禮射不主皮云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然則大射賓射燕射皆不主於中乎悪是理矣朱子語類問明道云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如內志正外體直祇是要中張蒿菴曰不主皮當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爲壔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許白雲曰王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注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帀日斂之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乃會羣吏而聽大政攷其所行非從

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也

陳心叔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正二禮同日而爲之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

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

王宇泰曰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幾之繁一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備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討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卽禮之存也

王船山曰朔之必告崇天時以授民以奉天也定天下於一統以尊王也受成命於先公以敬祖也其爲禮也大矣魯秉周禮桑世行之文公以後乃廢之君

之怠荒而不君爾非敢以爲禮之可變而革之也故
有司猶具其羊餼之於牢以待此魯所以爲秉禮之
國君雖無禮而官不廢事則猶可復於它日焉乃歷
百年而徙爲有司之累時有裁冗費以節國用之說
而子貢議欲去之去之則竟不復知有告朔之名夫
子乃呼子貢而告之　處衰晚而想盛治情之不忘
聖人之意念深矣舉一羊而魯君臣上下之際其可
變而之道者不乏故夫子極欲用魯而甚惡夫欲變
而之於苟且者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朱子語類銖錄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
下此孔子盡禮處

陳淑起震曰或謂程子於荊公當加禮程子曰何不責某以盡禮而云加禮禮可加乎時人於禮不能盡遂以盡禮爲加禮嘗謂周末文勝非文之增乃質之減此叜以人之減疑聖人之增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語類公偁錄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

馮厚齋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

其道三家之僭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
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
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
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
詹柳塘初曰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
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
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孫夏峰曰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
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亘其古
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趙鐵峰曰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既玩其

辭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

王船山曰琴瑟鐘鼓之樂寤寐反側之哀為君子宮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為弦歌其聲和也則曼衍之音其聲幽也則淒愴慘之響於以養人心之和而輔之於正美哉淒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風易俗學者以之調養心氣舍此其誰與歸

尹元孚曰關雎之詩樂疑於淫哀疑於傷以其樂之盛而哀之深也夫子稱其樂所當樂而不失其正哀所當哀而不害於和亦微顯闡幽之意

劉端臨台拱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從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

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

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

用詰謹案此章古解亦同集注毛詩序引不淫不傷義說關雎一詩鄭康成注此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亦以關雎一詩言之此據樂章兼關雎葛覃卷耳三詩言說亦有據可備一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朱子語類木之錄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祇責其易其言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趙鐵峰曰魯有二社曰周社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誓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繫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失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陸稼書曰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

之後此申韓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然其效驗亦
可覩矣夫子痛責宰我防微杜漸意至深遠
劉楚楨曰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
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
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
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
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藉田據周官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
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
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
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間於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

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
黄薇香曰問社鄭君本作問主見釋文據邢疏張包
周本皆作主據公羊傳疏古論語作社今本從古論
也案依義當作問社主始備松柏栗社之主也邢疏
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
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張包周本以爲
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
休用之以解春秋亦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邢氏此
疏甚分明公羊文公二季傳何注引此經疏曰論語
鄭氏注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
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目語與邢
疏合古以樹爲社主使神棲息凭依如今神樹之類

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熏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正樹木爲主之證後世宋之櫟社豐之枌榆社皆以樹名周官所謂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合觀諸經傳各說問社主而答以所宜木辭固不謬特使民戰栗之說非經指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朱子語類子蒙錄 管仲器小或謂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又（僩錄）度量褊淺是其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

又（驤錄）問管仲小器曰為其本領淺祇成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云大器其猶規矩準繩摡施不可管仲器小祇做得此一事上蔡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祇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如此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非自己心地義理中流出

又（時舉錄）奢而犯禮是其心不能容此功業所以肆然

犯禮悖所忌亦緣其祇在功利上行所以設施不過如此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如此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悖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文集讀余隱之尊孟辨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

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化中國衰夷狄横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鬭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鬭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彊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季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何北山曰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已要奢淫恐妨爲治爲仲者合就桓公心術整頓然後事乃可爲而仲謂皆不害霸是被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亟以成其功業故曲意淡縱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動於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祇尊王攘狄兩事是時周室尙有可爲爲仲者正當至公血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舊乃挾公濟私假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楚人僭王猾夏置之不問尋得包茅昭王節目責之大意祇要其略服便已在我

且自可以霸大抵皆是急於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
其久遠難成判斷不爲此非規模卑狹而何
許白雲曰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
業言此章是以學言
馮厚齋曰齊桓公入國在魯莊公九年而仲始獲用
三桓之僭魯乃在襄昭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
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孔子不與仲淺矣後百年而
孟子又麾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
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
正義或幾乎熄矣
王船山曰古之大人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非
不以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切於匡救爲念而淺

見夫君心爲萬化之原修己爲治人之本則以一念而立百世之矩一人而定四海之則功不求其卽可乃以功施甚外而亟及甚疆其器量之大爲之也管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似矣而禮之爲經緯之大用德之爲教養之宏規未之圖也正君臣之大分明中外之大防似矣而盡性以立人倫之極存心以辨人禽之紀者未之及也故所補者一時之弊所舒者目前之難量止此而用亦止此矣

又曰齊俗之陋也以儉爲小以奢爲大以侈肆爲禮以節省爲不知禮而成乎甚道之世久矣乃其失之始則枉赫然立功立名之士不知正己以正物以淸心寡欲爲本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務故王道廢於天

下而始於功名者終於犯亂此夫子所以淺管仲之心而天下終莫之悟也

李厚菴曰或人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荅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語記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用誥謹案此說與集注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少異而義較長

李恕谷曰孔子志爲東周蓋亦輔諸侯尊周室一如

管仲之爲但不假而誠不私而公不少得驕溢而博厚高明悠久以成大業則大小迥殊矣故深許管仲之功而惜其器小也

黃薇香曰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杭堇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

篇請撒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其據也

又曰鄭君於郊特牲臺門而旅樹注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郭氏於爾雅屏謂之樹注曰小牆當門中又鄭君於蕭牆注云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蕭牆然則樹塞門者謂以牆爲屏也皇疏謂古屏以土爲之未必如後世用板荀子曰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後漢書齊
武王縯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障者何以自障也
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
內屏是屏之設非苟焉而已也陳用之曰臺門旅樹
當道而設屏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
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
之廟飾此廟門內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
外此田防之屏也諸屏不同處皆以土爲之
金誠齋曰坫有四一曰堂隅之坫士冠禮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大師及少
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

公之洗拾于東坫上又云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
旣夕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虞禮苴刌茅長
五寸東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鄭注坫在堂角爾雅
釋宮垝謂之坫郭注在堂隅坫端也釋文端高貌也
坫有高貌明是累土且爾雅以垝釋坫說文訓垝爲
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坫相似故曰垝
謂之坫又可見坫爲累土也盖堂隅設坫一以爲堂
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佇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
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說文釋坫爲屏固非正義然
亦可見其築土而爲堂隅之蔽也一曰反爵之坫論
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
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

畢則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坫引論語解之最崇義謂坫卽豐然豐字從豆其制當如豆而高以木爲之非築土也且反坫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坫之非豐明矣一曰康圭之坫明堂位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於地上有坫以康之宜矣經不言坫者文略也入門卽言奠圭則康圭之坫在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可知坐而奠圭則坫不高可知而云崇坫者以其奠圭故特偁崇以尊之非高於諸坫也一曰庋食之坫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注達夾室也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

於閤三士於坫一孔疏大夫既卑遜嫌故亦於夾室然則士亦於夾室可知但不得爲閣鄭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故築土爲坫以庋食物總而論之康圭之坫惟天子有之庋食之坫惟士有之反爵之坫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坫則通上下皆有之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許白雲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大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他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

屬故又曰繹如
孫夏峯曰樂記論其理理固精微此論其槩大槩如是而樂始和所以定中聲也聖人與門弟子論其理所以治心與當事者論其槩所以治官淺深內外理事精麤各有其分也
汪雙池曰樂之理行於數寓於器而宣於聲所謂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也樂理無形聲器有象器合乎數而聲始和聲得其和而理以著大師掌樂器數素嫻語以中和之聲正使其於聲音中見樂理
又曰純即聲依永而八音克諧和合者又要明白故又曰皦如皦即律和聲而無相奪倫皦如者又恐其不接故又曰繹如此三句横直反覆相足以成者以

純皦繹至於終也數句中具有五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之妙和神人舞百獸皆不越此非深於樂者不能知耳

王船山曰雙峰分始從成爲三節東陽奉之以駁上蔡看來饒許自是不審上蔡未甚失也以成二字緊頂上三句原不另分支節而上蔡之小疵在故曰繹如也以成七字似尋以繹如屬成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十三字本一句言既從之後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止有兩節不分爲三

用詁謹案集解云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亦以兩節解之

黄薇香曰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

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篇翕合也

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舉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

也純者不襍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諭之辭故四

言如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蔡覺菴節曰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

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

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

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

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託也

陳定宇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窮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汪雙池曰爲木鐸塲圭得位設教信理不信數也然夫子究不得位天之理其未可信歟抑天意之在夫子變有厚於得位者是則非封人所能逆睹也

黄薇香曰鐸大鈴也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黄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又左傳引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卽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木鐸者謂使

之上宣政教下通民情也然封人之言卒不驗者封人言天道之常耳變者不得知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子語類(燾錄)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皆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是就樂中見之蓋有此德然後做得此樂故於韶之樂見舜之德如此於武之樂見武王之德如此

又(賜錄)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其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

又(賀孫錄)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

王船山曰樂以象德非帝王之誇其德以鳴豫也蓋其心之所存事之所建功之所成坦然以薦之鬼神傳之天下後世不待著也而自不可揜也　文德武功之皆以定天下而人心之和武功之震疊不如文德之涵濡也君臣父子之各以立人極而天理之順處變而終於底豫自賢於撥亂而必於征誅也聞樂而知德聖人之微言而帝王之有大業而不辭有慙德而不諱所以可對越上下感動四方者則一而已矣

顧亭林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

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覲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覩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佗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用語謹案未盡善程子以時言之朱子兼德時言之顧氏此說以武王未受命政教未成爲未盡善之實葢本於康成詩芣苢疏引鄭注此云又盡善謂太平也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以左傳季札論文王之樂猶有憾證之亦塙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朱子語類錄僩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乃就其寬敬哀中攷量其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它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

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曰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

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
欲其淡蕩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
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
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
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
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
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鹿伯順曰夫子觀天下事皆從本處著眼本之有闕
即儀文有好處亦無用

論語八佾第三畢